

洋縣志

江蘇吳相融著



泮縣志卷五之一

藝文上

日知錄云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
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
來多一篇必多一篇之益矣泮縣藝文原志與斯旨合其
先詔諭尊王章也至若詩歌詞賦為本地風光不宜沒之
固已而其所以為一時絕唱千古流傳者大都因乎其人
其事非徒侈陳景物逞尚才華已也師其意而述古選今
以備藝文志

詔諭

嘉慶三年戊午正月己卯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明亮奏高均德折竄漢中伊等帶兵
追剿朕卽以必係齊王氏等大夥賊匪北渡漢江明亮等
畏罪不奏今據景安奏高均德渡江後又有一股賊匪接
踵過江並有騎馬女賊數百人此非齊王氏等大夥而何
且賊匪竄至五郎而明亮甫趕至洋縣已落一站之後可
見節次所奏俱係飾說全不足信此時姚之富齊王氏等
自己與高均德合夥該處雖有山路亦有坦途不得復以
險峻藉口吉林黑龍江官兵弓馬便捷更可展其長技明
亮德楞泰當趁此速行截勦拏獲首逆儘仍前延玩伊二

人俱有身家性命凜之慎之至秦承恩前奏賊匪向東北
奔竄伊同王文雄迎頭截擊今閱景安所奏賊匪在洋縣
屯紮秦承恩在秦嶺相機堵勦是前此並未迎擊僅在秦
嶺駐守而明亮德楞泰又落賊後無怪其均未有續奏也
秦嶺地處扼要賊匪斷不敢越過但該署撫與王文雄僅
事駐守設賊匪東趨商維轉致無兵攔截或徑由子午谷
窺探省城則秦承恩腹背受敵尤屬不成事體著酌量情
形應留一人在秦嶺駐劄探賊蹤相機截殺其子午谷
一處酌分一人帶兵駐守並知會花尚阿陸有仁留心防
範至景安分派兵勇防堵情形所辦尚是即西一帶係真

陽鎮所屬路超吉已抵新任張文奇應速回豫省幫同堵

截

十一年丙寅八月辛卯

諭軍機大臣等倭什布奏探明叛賊南竄洋縣現在分路
截勦一摺據稱該逆於前月二十日擾至西江口營有本
營新賊六七十人內應以致失守護遊擊守備田得被戕
該逆等先令百餘人沿河奔竄意在踰淺偷度經留壩文
武督兵斃賊二名餘匪驚竄折回合同大股東竄原公擾
至洋縣等語看來此股叛賊卽係寧陝匪徒本欲乘間偷
渡竄入棧道自是探知西路已有官兵前來是以折向東

南奔竄此時方維甸等正由東南進兵迎勦倭什布以伊帶兵前進恐西路空虛不免顧此失彼派令游棟雲帶兵一千五百名星夜馳越城固泮縣一帶合勦所見甚是倭什布現在率同官兵五百名仍在鳳縣一帶緊守要隘另調宣夏兵一千五百名督標兵五百名趕越行營會集此項官兵合計已有二千五百名足敷分布務當督飭將備於各要隘一律嚴防遇有賊匪西竄卽應迎頭截擊就近撲滅設防禦稍有不力致令該匪竄入棧道則惟倭什布是問

十九年甲戌正月甲申

諭軍機大臣等長齡等奏洋縣竄匪踰淺過江分別督辦
一摺此股竄渡漢江之賊同日據賽冲阿奏到該將軍行
抵沔縣因聞該匪等渡江竄至八寶臺卽移兵洋縣先辦
此股竄匪其沔縣黑河之賊已派宣羌遊擊林向榮帶領
宣羌陽平弁兵五百名在彼堵勦已降旨令賽冲阿督同
楊芳祝廷彪先將渡江之賊勦捕完竣再移兵會勦他股
並合多隆武督率桂涵羅思舉嚴防黑河之賊南竄其麻
大旗一股賊匪人數不少著楊遇春迅速追勦並就近督
辦竄近徽縣零匪至整屋峪內尤九陳四股匪著長齡督
率吳廷剛等趕緊辦竣此次賊衆多係山內匪徒其意總

欲四出亂竄分我兵力總當注定成股之賊痛勦窮追使
其無裹脅之暇無掠食之資方能迅速掃除長齡等務勉
力速辦勿稍遲延是月陝甘總督長齡等奏報勦辦萬五
股匪三次獲勝

諭曰此事以迅速痛勦為主我兵不宜多分隊伍先儘大
股賊匪盡行辦淨則小股賊匪震懾聲威散者必衆總以
殲戮逆首萬五為要頃接那彥成奏報甘肅兵已凱撤過
西安時若尚需兵力酌留兵五百名亦可如辦完萬五即
不必留矣用兵之道合則氣壯分則見單不可墮賊詭計
將軍賽冲阿帶兵千名由洋縣而來汝等同心協力殺賊

安良仁膺懋賞勉之

二月甲午

諭軍機大臣等賽冲阿追勦苗小一股匪已渡漢江北岸因聞另有藍號股匪數百人由太陽灘踰淺渡江旋又折回追勦殲獲賊匪四百餘名擒獲偽先鋒旗手多名所辦迅速可嘉陝省賊匪均各蓄意入川以圖勾結川北川東與陝境處處可通巴山老林路徑叢雜搜勦亦復費手此時緊要機宜總以防賊入川為要現在陝省賊匪已有各路官兵分投緊躡不致散竄而江岸遠闊賊匪屢次窺伺儻賽冲阿深入陝境轉致後路空虛該將軍在洋縣一帶

追勦紅號綠號股匪吳廷剛等並已由北逼勦而來該賊
匪不致遠竄可以就地掃除勦竣此股若數十里百里內
有賊竄至自當隨時截殺若在數百里之外切勿窮追遠
涉務當步步緊顧川界川省邊防嚴密卽所以助陝省成
功並傳知多隆武暨桂涵羅思舉分督弁兵在川省沿邊
一帶多設偵探加意防範其七盤關及沿江一帶均派兵
巡邏聲息相應勿稍疏懈

奏疏

洋縣修城卹民疏

李遇知

題為洋城宜包洋民宜卹仰祈聖明俯從末議以保蒸勅

事臣聞事不一勞不能永逸法不革弊不能興利聖明在上宏恩普被臣洋均一土地均一人民獨偏苦向隅臣洋士也世居其邑目擊大端有三一則城之不可不包也言請內帑中外軍餉方急議無措言捐助三空四盡維正尚艱何敢輕瀆天聽今自臣始臣捐俸一年計可五百臣之邑有衆紳及有力之家多少不等量力輸助不可強亦不可避樂義之心孰肯甘後再照臣洋舊為州治幅幘頗廣計內空地不下數頃原價每畝二兩合增價十兩以原價給原主以八兩修城總計若干似可少裨益萬一地給城外之人藉以實城則守城有人公私兩便也合捐助地畝

銀用或不給則押縣之贖緩增補竊恐囊中之金不輕用也包城舉巨募之上官未有不動念為照管者非常之舉黎民懼焉及臻厥成晏如也且所仰望皇上採臣未議下撫按立限急行也又中州馬戶皆官當官走每過往員役縣官一概應之泮每年僉報召募報一人傾一家不至鬻賣吸髓不止是以小民有盡之脂膏填無盡之豁壑今議條鞭額定站銀及馬夫工食買馬止招馬夫餵馬並不立召募之名着落官當者杜差官承差之需索酒飯並分外借馬等費事雖小而省多庶民脫魚肉鞭撻之苦民得樂業官重愛養之實清華之選以此殿最皇上勵之於前罰

之於後臣所仰望皇上採臣未議下撫按立法急行也又
收頭之苦收頭報之大戶添搭賠補之害緣洋徵收前後
傳舍其官倏加再加每兩或加二加三利入官而累賠民
甚至餽銷之添搭起解之添搭每百兩不下五七兩道路
盤費衙門使用尚且不貲一貧役耳祖父母血汗家計委
之泥沙吁號怨痛不一二年蕩然赤身嗟乎非朝廷赤子
乎今議用役滿吏在櫃收記止填年月銀數不許分外多
要一文至起解時官不妨親往親交止給添搭每百兩三
兩足矣申請分外使費一切停罷官限季終彙解彙算毫
不侵民間有府提差人隨到給文不必停留庶塞酒飯科

派即給酒飯官給賞之則吏役有所庇護亦得向前申一
語也臣所望皇上採臣未議下撫按查照急行也臣請包
城為朝廷固封疆革馬戶大户為朝廷惜殘黎為公非為
私也臣往待罪東明官走馬官起解畿內八府稱以為善
方敢披瀝陳情代民請命臣泮士不言泮苦誰言痛癢關
切水火同受冒昧是疏崇禎七年五月內奉聖旨包城官
養馬官收解着撫按即申飭舉行具履陝督楊鶴陝撫練
國事具題遵依永著為例

解文

韓公襲美堂碑

宋

宋 莘

州牧

宋臣之盛未有如韓氏者初尚書左丞贈太子少傅忠憲公億大丞相魏國公琦皆進士崛起蔚然勲德相望及其父子兄弟一門四世為卿相議者謂源流相委皆忠憲所出蓋天之阜昌韓氏未有艾也夫豈其然耶祥符間忠憲公以太常博士出守洋州實生仲子僕射公縝後五十年繼領郡事是歲嘉祐五年洋人德之士大夫榮之為作襲美堂二公亦不鄙此皆賦詩見意遺洋人為之九鼎重蓋自祥符歷嘉祐以迄於今踰百五十歲邦人頌而歌舞之不少衰焉噫天之生斯人將以為宗社華裔之福而洋再世私之其為榮幸宜如何乃今洋居敵衝凡城邑官府大

畧灰燼之餘而堂幾墟矣惟二公慈惠之政風雅之什根
於人心傳於翰墨夜光絢燦獨與天漢俱永豈亦有神護
持之耶乃相與囑其父老而告之曰吾聞春秋之世韓獻
子有大功於趙故宋興韓氏特興今國家再造其子孫尚
多賢汝盍迹二公遺墨勒諸金石而往告之且賀其必有
興者父老咸歡喜踴躍再拜以請曰碑立矣漢水在此公
言不食併詮其詞刻之以傳不朽

古學田碑

又伯振

州學教授

蜀自劍而東洋為望郡郡之學改建於紹興兵火之餘規
制壯麗甲乙東西州惟學田未始增置租入無幾凡興壞

補廢執事者俸廩盡取給焉故養弟子員日不滿二十名
歲或水旱凶歉則用度告窘束手無策士氣萎靡無講磨
游息之樂淳熙九年夏四月太守趙公始至修謁先聖顧
謂伯振曰有學如此殆未可使虛設也勸勵風俗之責我
將何辭於是月終論士子畢試於學既試之三日又取諸
生所習文論辨優劣按作常式雖盛寒暑不廢且舉酒祝
曰學校政之本毋謂緩而不切毋捨本以趨末末幾士率
鼓篋而來者源源矣公歎曰今士稍嚮方來者未已是豈
可廩無粟耶遂取官田一千四十畝有奇盡畀之學為育
材永久計蓋得於編氓墾闢之餘寸尺無所授諸生喜曰

自今廩食常有蓄講習常有書齋宿常有廬公之純我者
深矣公亦喜曰自今他務可次第舉矣乃敕脩樂乃斷獄
訟乃蘇民瘼乃剔吏蠹凡圭忝利害悉興去無留越明年
考書而治聲大著課最僉舉凝香燕閒寬綽有餘蓋為政
而得其本則小大畢舉如挈裘振領整整而不紊者類若
此哉嗚呼自三舍法罷郡縣學僅存居官者未嘗問也况
重兵雲屯士馬錯雜期會迫怵上下相恐何暇議俎豆哉
公乃勇於必為急俗吏所緩惟恐弗及然後知其識之高
且遠矣諸生欲繪公像於學宮之東序以昭盛德邦人喜
聞咸謂其宜公亦不能禁也

學識苟無學識求其政之得所先後難矣觀漢文翁興蜀學班史特表而出之乃知趙廣漢韓延壽輩未免為俗吏也然則公之肖像在學接肩聖賢無愧矣公諸王孫名善拊字循仲篤學取名第高文麗句寫山川記風俗詠情性得之自然抱負經濟將為世用見諸事業復有大於斯者其可不書
康熙十年四月吉日

統制李候重建州治碑

陳教授 名失

洋在唐隸山南西道為節度軍州自國朝丹淵文與可擁麾此邦蒞政之暇賦三十韻詩以狀園池之勝鮮于子駿蘇東坡兄弟皆屬和郡望由是益高公宇雄壯市井駢闐

甲于一路領郡者多名革嘉定己卯邊備不戒大敵遂犯
梁洋郡治悉遭焚燬及敵兵敗于三泉不閱月遁去宣司
委東平李信甫來領州事規畫修葺未周年州治比舊加
勝蓋是時四郊尚多木植民間物料未甚耗蕩故為力差
易歲辛卯敵已攻破關表諸郡重兵凡兩次自武休石頂
原侵洋州廨宇又為灰燼椽瓦不存迨三數月然後引而
東方事之殷攝郡者繼其所部四山採薪打糧弗能繁戰
郡治以此日壞壬辰首夏令制相侍郎李公副使兵部趙
公以沙溝李候守米倉無虞及出奇於河池兩當鏖戰有
勞自選鋒軍統制保申朝廷委以郡寄候當州府殘破後

專意撫摩招集流移收捕盜竊長城可恃民業復歸自夏徂冬井邑如舊先是郡宇皆瓦礫寄治倅廳候不遑寧居因委州縣吏勸諭居民和買材木先葺立鼓樓譙門甫立卽經營公宇以規模稍大棟梁不易辦且謂非得民居之宏麗者不可建立適郡東有屋甚巨其家弗能守欲易之於官候以三千餘緡得之因義士分番在城者俾之拆卸搬捍赴州自季冬涓日命工營葺至癸巳春不踰月堂已落成繼立宅堂高下相稱簷瓦鱗次薨棟翬飛氣象鼎新頓還舊觀方欲建簽舍修吏房三門四隅以次而舉詩所謂經之營之不日成之禮所謂輪焉奐焉歌于斯聚于斯

者于此可以槩見但郡經兵火租入已免省計又空材植
無可取候不辭孔艱樽節用度竭力措置使洋人再見太
平官府可謂不負兩司委任之意矣候性資忠厚才識明
敏不事華飾忘私急公決斷之外自以已俸修治軍器常
獻之制垣有書褒美當敵兵猖獗盡力守禦鏖戰獲捷御
軍有法麾下無一敢踰紀律者蓋其曾祖師顏起自小使
臣知耀州日闕陝紛擾號令不通遂率眾棄家屬越北境
復來本朝敵人遣其弟招之不顧宣司保奏朝廷錄其忠
孝差知興成西和等州武藝絕倫遠北軍侵疆屢推大敵
佐光堯壽聖皇帝中興天下積官至少師保宣軍節度使

隴西郡開國侯歷四大監司至候方四世其規為謀畫有
乃祖之遺意焉候領郡幾周年洋人甚安之懼其營建之
功湮沒而不見知於人也故記其歲月於廳壁候名顯忠

念佛巖大悟禪師碑記

閔文叔

邑紳

昔唐代宗時有聖僧焉姓張氏名法照興勢縣大瀟里人
也少捨家為沙門證定慧力入於神通嘗遊廬山適南岳
得法而歸在此巖上庵居泉飲日恆專念阿彌陀佛每念
佛時常化佛空中顯現聲不加大聞於長安天子乃遣使
者以禮迎之既至賜號為供奉大德念佛和尚又號五會
念佛法事般若道場主國師而天子承教焉初法照居廬

山入正定至極樂國見蒙惡衣侍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承
遠也出而求之乃之南岳見長老承遠居巖石之下羸形
垢面躬負薪樵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俾得以疾至故示
專念書塗巷刻谿谷率勤誘掖度援於衆是為教魁其徒
至萬計法照乃從學而專教天下故作五會念佛法事極
無量壽佛經廣說偈頌以專念為教體其中亦開無生忍
法至是乃言其師南岳大長老有異德天子南嚮而禮焉
度其道不可徼乃名其居曰般若道場以尊其位德宗皇
帝讚法照曰性入圓妙得念正真悟常罕測諸佛了因帝
又問曰佛留下法衆皈依何門法照以偈答曰諸佛在心

頭迷人向外求內懷無價寶不識一生休帝乃大悅經讚
廣布流行法照在長安居章敬寺每入城邑聚落常以布
施攝衆念佛從化者甚多至不可計莫不奉持齋戒厥後
城中有一屠者為失利養起瞋恨心袖刀而來將不利於
法照時法照以他心智知其心念謂屠者曰爾欲墮入地
獄耶而來害我屠者愕然棄刀於地悔過作禮願從念佛
念之數聲奄然立化法照亦結跏趺坐而入圓寂勅諭大
悟禪師是日在彼歿已比張氏家明覩其形容須臾乃現
神變隱身巨石之中遽不復見焉嗚呼法照禪師者其西
方之聖人乎不然何以遊神彼國行化此方度惡人於須

與現色身於沒後神變自在無礙也由其當日念佛於此
故世記此巖以念佛名之又從而構立祠宇焉迹其道場
之處則今巖殿之後有草庵基其經行之地則今山徑之
側有錫杖泉其遺教則有五會念佛法事其遺像則此殿
壁之上有古所畫法照行像至今郡人每歲以仲夏六日
致祀于是巖四眾集會是日能使疑者信慢者敬斯亦威
德神化所感而然也或曰既聖矣猶現形念佛者以何義
耶以何義專念阿彌陀佛耶曰以經考之西方去此十萬
億佛刹有世界焉名曰極樂彼世界中有如來名阿彌陀
現在說法無量菩薩及聲聞眾恭敬圍繞左觀世音右大

勢至二大菩薩而為上首彼佛如來光明無邊十方普照
壽命無量一國皆同故名阿彌陀又名無量壽又有異名
謂無量光彼世界中珍寶嚴飾香花充滿無三惡無八難
所有衆生皆如自在天所有菩薩皆住不退地無有衆苦
但受諸樂是故彼國名曰極樂無邊世界諸佛如來皆共
稱讚阿彌陀佛所有功德他世界中若有衆生聞彼佛名
生淨信心能如十六觀行修行迴向願生彼國者隨願得
生永出輪迴終成正覺此法照所以專念阿彌陀佛之義
也且三皈六念以佛為先一稱南無佛陀菩薩根無盡况能
專念者乎法照以此教人蓋得其要矣我願以此法門示

之衆人傳之後世使聞之者皆發信心而歸正覺是故立石此巖而述其事義以記焉

五雲宮碑

元 佚名 歌字磨 減莫攷

昔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皆有功德於民社者然也神乃漢天師七代孫唐天寶元年五月五日降生於南宜卅張姓之門諱嘉字伯達父諱緩母盧氏誕之辰具香泮日自幼好儒術節義自負年十五遊長安與李泌為友讀書泮宮值祿山叛中原擾攘肅宗舉兵恢復神乃布衣上書屢有戰功補參軍事又從李

泌平賊凡百餘戰未嘗少萌怯心上甚寵錫雲居宰居官未幾而卒時年二十三歲也治雲居時視民如子邑人嘗有言曰我公正直死必為神既而不忘其言乃相與立祠于古寺大樹之旁常尸視焉越數月李泌知神卒遣使挽文臨吊神于空中與使者語甚悉繼而五代紛更神跡暫晦後七十六年遇義忠禪師自吳入蜀神影託之以至於泮忽一日義忠宴坐林下見神自天而降宣上帝命加神職血食梁泮自是數出靈異四方之民有以水旱雨暘疾疫災異禱者曾不旋踵而應邦人於是聞之有司有司奏之朝廷嘉其功褒以王爵其先封正直靈佑忠顯通慧

王繼又加昭德營宮於縣治東南隅神之豐功偉望威德
大業視千載如一日矣丙申丁酉間兵火蔓延祭祀火替
郡人負神像之邵陽邵之大夫士庶為建行祠視泮如一
罔有弗欽至元間守廟者復迎神像自邵以歸時值亢陽
郡人復以旱告頃即大沛甘澤民皆懌悅撒黑撒等來牧
是邦目擊盛事欲以神之顯應勒諸堅珉予才陋職卑未
能侈揚盛德然變故之餘碑碣磨滅莫為之紀神之靈跡
不可復知故勉為攷諸鸞降之筆與夫靈感異應采而出
之以叙其顯化之本末云爾

李邑侯勅建漢濱堰渠石槽碑

明張四術
廣文

洋令李候勗建二石槽成洋之士民感候之德圖豎碑以
垂久遠上請其事於分守周公公嘉樂之允其事屬不佞
作文以記之不佞何能文爰祖分守周公批允之意為之
記曰自縣北距瀟濱堰之右有田數千畝問其灌溉自溜
壩灣引河水循山麓紆迴南下中經二澗澗深廣數丈舊
架木為飛槽渡渠水以達于田槽一歲一修其費甚鉅且
值夏月需水之急而澗水暴漲湍洑衝擊木槽蕩然無復
存者田父環視付之誰何苗日就稿望失有秋民苦者久
之季候因丈田至其處憮然太息曰木槽之為民病有司
之咎耳遂捐俸金易灰石傭工匠授方畧曰往課督大石

砌其底方石翼其旁條石橫其梁油灰灌其隙虛其下以
為澗水之行高其上以為徒行之徑敞其上中以為渠水
之道宏傑壯麗堅固而不可動比前日之枯木朽株頽梁
斷塹民望而震焉者李侯於是信有力焉蓋慮於民也深
則謀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為功多夫以數丈之槽利數
千畝之田民之往而來者日凡有幾使槽灰石幸久不壞
則李侯之惠利於士民可以數計哉第廢興成毀相尋於
無窮李侯有時而去石槽有時而或毀使其繼之者皆如
李侯之心不時補葺俾歲歲維新則槽為永賴之利李侯
之力繼者之功當與槽而俱存也民受其賜詎止今日已

乎此分守周公之所以慮而欲有繼以告於後也倘所云
李候專美於前任至於殆廢則非作者思為利於無窮之
心亦非記者欲垂愛於不朽之意嗟嗟尺寸之碑安能使
此槽常新而不毀也哉李候諱用中河南雍邱人癸未進
士性鯁亮機警有大志為民捍患興利百廢俱舉石槽特
其一事耳二槽經營於正月初九日告成於三月初十日
凡五十日云

新建楊填堰碑

李時孳

洋之迤西與城固接壤有河曰壻女導水灌田因截其流
為堰堰名曰楊填而洋與城之民歲共之總計所灌田一

萬六千五百畝有奇先者居農以代梁橫豎于外荆棘網
繆其中藉為障水具每遇河伯湯濤率洶然澎湃而新畝
禾苗歸之一浪矣父老悵望咨嗟莫可誰何坐是國稅民
生為之兩病余邑宰張公目擊其艱卽欲興役大治以為
事非一邑事而費非一邑費也併協謀於城宰高公上其
狀聞於郡守李公郡佐張公皆惻然動念亟贊曰可聞于
分守蔡公分巡張公二公憫憫乎若饑渴之由已也亦曰
可又轉聞於直指于公公以修之名實詳哉覈之卒允
議命甫下洋以俞丞城以張幕董其事砥石於山殿灰於
爐而羣材畢集焉經營纔月而舂鋪告完敞其門為五洞

傍其岸為二堤水漲則用木閘以阻泛濫水消則去木閘以通安流凡築砌防範無不堅以固周以密也于今痔錢罇而瞻眺者驚同九里潤回視向之枯木朽株煥乎一新矣余因是為之言曰洋城之民無異業惟此水田為常產第水利每歲動稱不足者蓋由上之人積習因循以致堰之敗壞使然其有倡率綜理如今日之舉乎即如今日之舉藉令財不裕未善工不省未善利不百亦未善且也所轉移者賑貸之穀也所度支者三百之需也所沾滯者萬命之夥也一舉而三利附孰謂此堰之修非一勞而永逸者哉又有說焉非常之功非常之人建之此堰之修不知

凡更而處置得宜卒未前聞過者建議啟一泮之張公城
之高公而誘掖計畫力為主張者則郡守李公郡佐張公
軫恤阡陌區為指示者則分守蔡公分巡張公至于專委
任嚴科條者直指之力居多焉厥功之成豈徒然哉於此
益信創之者固難而守之者亦不易也何者天下事以衆
人成之常不足以一人歟之恒有餘千丈之堤潰于蟻穴
矧此堰乎倘後之人因其基而時為補葺之則歌帝力者
將世世不休而數君子締造之恩波庶幾與此河俱長矣
不然任其頽敝而莫恤則有非今日意也是彼也論田則
泮之田多城之田少論費則泮之費七城之費三因併記

之以為後鑒焉余躬親盛事愧不能文而邑父老固懇以
垂不朽道其事如左因以口為碑于公諱永清山東青城
人蔡公諱應科福建龍溪人張公諱太徵山西蒲州人李
公諱有賈山東黃縣人張公諱書紳直隸柏鄉人

李公石堰碑

李時孳

泮治北瀟水為堰者三曰瀟濱曰土門最下曰斜堰堰廣
五十餘丈灌負郭田八百餘畝底岸流沙舊用木椿草石
修築之每歲春工費甚鉅方灌漑時暴雨澎湃木磔漂洎
聯畝一夕龜裂倉卒葺補旋築旋崩殆無寧晷泮民比歲
苦之矣我邑候李公治泮之五年政成化洽百圯俱興諸

彼渠如瀟瀟之飛槽楊填之活堰業已成功迺相視斜堰
捐俸金採石鳩匠畫示方畧日往監課用大石橫河油灰
灌隙分門闔板視水之消漲以時啟閉自底至脊高丈許
上可通行若津梁然望之如長虹截流雖洪濤數興震蕩
怒號終莫能壞其左為渠二百四十餘丈引水入阡陌堰
成而水安行焉由是吾洋民知有斜堰之利而不復知有
斜堰之苦矣是役也經始於萬曆己丑之五月告竣於是
年八月會詔下徵公以十七日去洋士民號泣而送者數
十里既去年餘而民思彌篤相率請於兵巡郭公公素加
意撫綏者喜示曰賢令莅任五載德政種種今立碑垂遠

實出土民真念遂允其請趣立之士庶躍然喜固請不佞
為文立碑於西郊此郊皆本堰所灌田因更去斜字為李
公堰嗚呼守令利民莫先農務惠而不費美政居一以公
於吾洋勸農重本更僕未易數惟茲斜堰之役藉令驅吾
民力用吾民財以成經久可繼之功其誰不樂從而公獨
捐俸成之不自以為費今茲八百餘畝之民世世食其利
公之惠我沃矣雖然此公注厝之小小者耳公今以執法
秉衡行且霖雨蒼赤光耀旂常當有不朽事業在寰宇者
於蕞爾一堰之碑何有公諱用中字舜智別號見虞汴雍
邱人登萬曆癸未進士

張邑候重修三堰碑

張企程邑紳

汧之郭其民之相養以生也惟是水田之利居十之六七而堰渠一節自非天造地設不能不待人而為也顧其事自上舉之則為一勞永逸之圖自下舉之僅同蟻穴漏卮之塞無論頭會箕歛瑣褻滋甚而苟且支吾破礪猶易一旦當插禾救渴之秋適逢河伯濤怒歸諸一浪父老瞻望咨嗟莫可誰何蓋艱乎其為力哉邑令洛陽張公以謙甫下車詢利病察疾苦或以茲弊對則口口嘆息不置已而躬巡剛晦遡灋水而北窺斜堰閱土門直抵灋濱而稅駕焉覩其狀悉頽石斷澗荆棘漏罅遂慨然曰是豈異人任

而可諉諸難與廼計算所費便宜處置捐俸若干又以為
督率無主情竄可憂付之匪人孰沒足虞爰倩縣貳俞君
劉君而前勉之曰泮之民吾儕子也堰之事吾儕家事也
毋憚哉往矣且戒之曰石可鍛也灰可鍊也羣材可辨也
徒眾可募也工役可序就也甚勿累吾民哉俞劉二君直
任之曰諾旋以積貲率同堰首周福善劉養正王一元魏
文繡等量其出入日夜謀畫調度隄防周匝方泮月而斜
堰告完矣又泮月而土門告完矣又泮月而瀆濱告完矣
翌翌乎蓄洩有方旱潦有備前日之陋一切盡洗譬摹蓋
宏鉅哉昔趙清獻為閩宗令拆屋成河民頗怨之公作詩

云折屋變成河恩多怨亦多百年千載後思怨盡沈磨後
人感德立祠祀之今公以一身當大事囑囑子來雖勞不
怨質之清獻公不幾先後一轍耶後有作者尚鑑觀於斯
此一役也舉其事者張公也有心民之心董其事者俞君
劉君也又心公之心濂濱不改波及無窮公之勳名且垂
不朽而俞劉兩君亦得附驥尾矣是為記

均丈田地碑

馬崇謙

邑令

噫丈地豈易言哉夫地有肥磽不同者有似肥而磽似磽
而肥者其等則未易辨矣况平地可以履畝定數而山地
則不可以弓量止約禾種為畝故丈平地易丈山地難洋

之田糧自隆慶二年來告不均者紛如彼時業已均之而
民心未服也未幾而告訴者猶故焉當事者委官分丈踰
年方竣說者謂西北南方無遺地而東方隱漏太多尤不
歸心焉故丈他處之地易而丈泮縣之地難以均丈多年
詭詐百出也予奉旨嚴查三方之地而尤加意於東同朱
簿率公直楊仕業等分會丈量又恐時久弊生刻期督催
以定其事造冊羣聚於密所自供飲饌誓心日夜稽查丈
過田地各書公直姓名防差訛便改正也其造花由紙紅
之費盡取辦於官絲毫不擾乎民亦可謂殫厥心力不避
勞怨矣夫以泮之地均丈十五年不為不久經以數官不

為不悞懸示多方除冒濫補遺漏不為不詳以一縣之人
又一縣之地以一縣之地派一縣之糧不為不公間有謂
山地難與平地齊但山地數畝僅約一畝亦公同酌量雖
本人糧視先較多心或不快而輿論快之今已遵旨徵稅
矣將來間有新懇拋荒者後之君子一裒益之斯善矣
田糧數已載田賦茲不贅錄

重修廟學舊碑

姜鍾秀

府學訓導

國家化理資乎人才人才教育出乎學校學校興則治化
隆大抵然也至於學校之所以盛則在於令尹焉洋邑古
州治學建於治東明倫堂建於廟南以其迫於市井人皆

病之廟宇堂齋年久俱敝欲從新者而未能私治己未春
崔侯璽以丙辰進士來令茲邑謁廟之餘其容蹙然師生固
已知其心矣於時候方急於洗滌黜舊政而致之新一錢
一絲不科於民民甚懷之越明年庚申弊政以新移民以
附地方以寧時可為矣凡木石磚瓦工價之屬或輸俸措
置無乎不備突然召匠興工廟修于堂基堂修於廟北櫺
星戟門齋號厨廩罄內外而一新卑者高隘者廣深邃宏
遠視之舊規有間矣其用心何周且密哉嗚呼古人不以
獲天下之選為榮而以成天下功為懼侯出自科第固天
下選也今廟學一新豈非知所先後而能成其功者乎泮

生講有堂坐有齋居有號爨有厨間見靜而喧雜之聲弗
侵樂業有地矣尚不思潛修博求厚積以底於成乎一旦
膺官守言責之寄存心愛民當以候為法言必踐行必效
以求乎國家化理之資相與輔太平於悠久之域則聖天
子建學求賢與候修學愛民之心始副矣余不能文第因
泮生樊謹韓欽輟百里而求之遂不容辭僭書此以記其
歲月云工始於庚申之孟冬終於辛酉之季春也

重修文廟儒學舊碑

張嘉謨

涑水人兵部員外郎

道周流天地間無一息之停也吾夫子道貫古今廟學之
修容可緩乎自漢高帝行大牢之祀唐高祖有廟貌之設

宋元以來益加尊崇是蓋灼見世道之升沉係斯文之盛衰而斯文之盛衰又係學校之興廢也皇明御極崇儒重道之心視前代為尤盛其於廟學之尊崇尤致意焉泮迺古之州治舊學在縣治之南洪武初肇建於縣治之東規模視他處為寬廣人材較古昔為倍增奈何物更則弊歲久則化雖嘗有主之者而節序代遷年踰歲邁風雨飄零正殿兩廡梁棟傾欹廟貌丹青剝落而戟門則倒塌不存蕩然為瓦礫之場且祭器圯毀丁祀不成儀見者為之寒心因循年久無良有司任振舉之責而士氣幾於萎靡矣正德辛未大尹宋候下車首先謁廟大懼喟然嘆曰學廟

如斯則人才放失，儒效踈濶，無以稱上意旨。毅然以鼎新自任，時值師旅饑饉，候又恐傷民財力，乃召仗義者，曉以斯文所係之重，勸其任意相助，絲毫不取於民，而沛然足用其所役使，皆既廩稱事，民不告勞而欣然赴工。殿廡椽題廟貌，塼堊丹漆，舉以法故，戟門三楹，壯麗宏敞，籩豆簠簋，爵卣罇之屬，凡百代牌位，几案纖毫畢具，規制一新，誠為無前之偉績。先是明倫堂亦將顛仆，西齋久廢，號房雖有，墻傾壁倒。至是，師生有舍庖廩有次於凡，鄉飲之器，皿習射之儀物，皆非若向之缺典矣。經曰：人存政舉，正此謂與歷茲以往，士氣增采，吾道增輝，人材輩出，接武先緒。

黼黻皇猷笙鏞治道不負聖朝立廟建學之意未必不由
於候之作興也抑又聞其居官才幹匪特學校克興六事
悉皆修治是豈文翁羅昫輩止於修學勸士長於一節者
可伯仲也耶予自兵部公幹抵漢中稔聞循良聲譽過洋
適諸生以碑文見囑予喜而紀之候名銳山右臨邑人肄
業成均治書筮仕西安首領廉慎有聲不次超陞今職云

重修廟學舊碑

王

程郡別駕廣西陽朔人

洋縣廟學扞自洪武四年迄於弘治甲寅知縣李政改作
猶居公署於外門無鍵鑰日就傾圮正德丁丑六月瀘陽
傅君卿以丞來攝縣事目擊其敝乃慨然嘆曰風俗係於

人才人才係於造就學宮乃本源之地其可視為常物耶
邑雖無尹余忝廁貳願畢力以從越明年二月巡撫御史
張公文明撫民副使呂公和來茲土首陳其議而可之發
銀八十餘兩易地成事遂興徒戊工方圓財用命日不愆
廟門庭廡仍其舊丹青肖像飭而新之增名宦鄉賢祠於
戟門左右前則鑿以泮池深九尺許水注則淵渟可玩堂
齋移於廟西堂左號房兩序後則射圃公署二區居內重
門以崇庖廩各有列次街之東西樹以巨楔題曰重道崇
儒經始於戊寅四月告成於己卯六月其規制視舊益宏
敞矣是役也公帑不及什之三四而多出於捐俸之助非

敦道義善任使以致民悅以忘勞安望其有成耶邑之致
政姚臣生員楊倫輩德公之舉巧理記以刻之貞珉垂久
遠以作士類理不敏不敢辭竊惟濂溪周子有曰夫子道
高德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誠不易之至論
然教化之在天下可一日無耶洪惟我國家法虞夏商周
建學之意鑒漢唐宋而斟酌之內設國學外設府州縣學
以王祀我夫子以端化原使民間俊秀遊息於斯學習乎
經而身體乎道是以百五十年來風淳俗美挽回虞夏商
周之盛而陋漢唐宋於下風猗歟盛哉漢中古為名郡洋
為首邑山川明麗人物質良其興起於教化也有日矣廟

學之修復得侍御張公副憲呂公之出帝傳君之統理周
密力任厥成其培植之功夫豈淺哉理於揆席授經之餘
勸其勤懲其惰作其氣試與諸士思其所以居我教我者
謂何必推其所服習而身體者以教化乎人其或有一不
幸則當論是非不論利害論逆順不論成敗論萬世不論
一時為子死孝為臣死忠以法諸古以傳諸後庶不負教
化之責不負監司二尹之激勸苟徒藉此以為媒祿之基
榮身之途余不敢知尚思其所以勗之哉正德庚辰三月
望日

學田碑

郡守 項思教
浙江海
寧人

洋邑儒學舊未有田今創有於東郡劉公夫洋在前代號
雄郡迨今改郡為邑而輿圖版藉如故然惟政俗頹靡閭
閻凋敝吏是者惟皇皇拯救日不暇給而學田則等於末
務矣公以當道推重惜寇茲邑旬月之間百廢俱興至學
校尤加之惠謁視日見廟舍圯壞諸生告乏公喟然曰學
校之政不修儲養之資未裕也儲養之資未裕學田之議
未行也是可緩耶遂盡稽民間閒田得治南九頃池一區
官地凡若干畝其先惟出租輸官以佐公費嗣後掌故不
經上下侵漁於公家無毫髮濟公毅然更正收為學田且
創制建規俾儲蓄有所出入有藉宗廟美於斯庠序飾於

斯貧乏周於斯所謂學校之政庶幾修矣公持狀來議實
獲我心乃上其事於當道諸公稱善且令樹碑撰文以圖
永久事既竣庠之鄭諭士隆李訓時用偕諸多士請記於
余以彰公之惠德善政且以告後之來者余為之言曰無
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二三子雖不田可也而公之
所以必欲田乎爾者豈直分人以財之惠而已哉公家世
近聖人之居登山觀海風濤浴沂胸襟迥別故其所過每
多文教之化而學田之有於泮蓋欲鄒魯其地鄒魯其人
鄒魯其心也二三子誠能不舍己之田而仁以種之義以
耨之禮以經之信以成之則吾心之田勃然矣若夫正經

界時會計禁貪抑暴則有司存非爾二三子責也二三子
識之公諱鉞字叔薦別號曉山山東歷城人登嘉靖辛酉
鄉薦萬曆甲戌冬來判漢中府事署泮在乙亥之春其他
美政種種茲不暇盡述

縣令題名牌

劉

漢邑令

余兒時則聞諸鄙諺亟稱陝官難陝官難云既壯有知識
鄉長老時時為言凡官莫難於縣令以其近民而處卑也
近民則事繁處卑則動易獲譴故縣而練卽靡不宜矣歲
癸酉余計偕赴北道經漢南則聞人道泮之難治由斯知
官艱於縣縣艱於陝陝艱於泮泮也詎不謂尤艱者耶越

三年乙亥待鑄天曹而令泮之命下嗟乎向所謂難之尤者余適丁之矣人有告曰泮令罕良去卽有良者十纔二三余曰命也莫可如何安之急裝抵泮入其疆粟垂垂被野沃壤膏如入其郭人士彬彬比閭櫛如信是則泮奚艱矣居三日徐廉之乃知泮土雖大而貢賦太重徭役百出視他郡縣倍焉民終歲勤作僅以供官猶多逋負上泥其鉅邑也責之獨豐以故產日就索生日就蹙外雖可觀而中實困困甚而恆心且困之失矣尊興民也隗歸官也泮令罕良去殆在是與殆在是與雖然余聞往哲君子不易地而化行不擇民而理舉盛錯利別疾風勁知長人者患

洋縣志 卷之五
不誠耳誠以先民蠻貊且行奚有於洋民誠以立政庶績
且熙奚有於洋政假令洋真尤艱盡如前說則何又有良
而去者什之二三乎於是無論良不良悉取布諸石備余
鑒也且詔後來云

勅建吏舍碑

劉鉞

郡別駕山人
東歷城人

萬曆二載冬閏十有二月予承乏視篆於洋至則怪吏不
治事而罹過者多一日晏坐聽事呼吏不應左右曰適私
家矣因慨嘆者久之迺知吏不治事而罹過也殆有由哉
百工賤役也必居肆以成其事吏公曹也顧早適私家而
不恆在公義何居焉詩曰夙夜在公今日出而入盡辰而

退日午而入薄暮而退視公曹如傳舍舍公務而營私謀
事之不治過之多罹殆有由哉乃召邑丞馬子應龍主簿
段子養正謀置廨舍以居二子對曰彼間有隙地一區在
簿尉廳事之南偏前令閭君常欲為之未果而以遷職去
或者二百餘年之曠典當有待於今日乎予偕二子往觀
之廣闊深邃可營百室遂卜新正之念二日將有事焉二
子曰茲舉也為室不下數十楹為垣不下百堵公至未踰
月也一塵不染羣材未集工費將安出耶曰子惟締視其
成也未可以慮其始也遂鳩工聚材不二旬而後屢十楹
報完矣又二旬而中屢報完矣又二旬而前屢報完矣季

春念四日搞工落成計築室凡三聯每聯凡十間計為間
凡三十每二間居一吏羣吏咸萃攜家入室爰居爰處得
慶胥樂二百年之曠事一朝而舉之二子前曰異哉茲工
之成與於公帑不費鎔鍊於民力不取秋毫倏忽底績若
罔聞知豈神運鬼輸哉予曰子惟樂其成也未可以語其
始也善為治者施其惠而不費其財成其功而不勞其力
圖事於未有所事之始奏功於未用其功之先得所資也
二子未達予告之曰奚難知哉古記有言一命之士苟存
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然則苟存心於立功於事必有
所濟矣予昔過洋而知其吏之不治事而罹過也久矣思

欲為之所而建廨舍也亦久矣嘗見夫邑之內外觀梁壞棟往往而是問之則曰官廢室也淫祠黷宇比比皆然問之則曰逋逃藪也接遞顧役而曠日甚多守城丁壯而白晝常閒凡此皆吾資也資其梁棟瓦埴可以不費公帑之財馬資其閒曠丁壯可以不勞百姓之力焉移不急於當急措無用於有用處置得宜調度有方廨舍之成不成於成之之日而成於始焉過洋之時矣不然是果神運鬼輸哉二子再拜曰是可以為居官處事之法矣可以見濟人愛物之心矣自茲以往吏獲其所夙夜在公不奪於私其克治其事而不罹於過也孰非由茲一念所及哉信乎君

子所為非彙所思矣請書其事勒諸貞珉予不能辭而遂
付之以紀歲云爾

漢龍亭候墓碑

劉漢再見

有弱阜在龍亭舖之南園一畝許其平與疇等余行適見
之詢諸土人曰漢龍亭候蔡倫墓也嗟乎此非守土者之
責與古有功德於民者祀載在今甲維候造紙厥始於洋
其利幾遍八方卽世世高之非淫茲托魄之所可令祠宇
傾頽龜螭埋沒作樵牧場也余方謀封其墓新其祠會以
改官去不果土人黃髮輩感余意請為立碑余嘉而許焉
是日也風激水怒雲逐鳥驚慘慘冥冥天空野澄眾疑以

為候有神來云或曰候非洋人初為上方令最後建封龍
亭遂就封而終於此故洋人造紙得傳或曰候非但以紙
名又監作秘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巧為後世法或曰候非
但工於技數其事和帝拜中常侍盡心啟慎數犯顏匡弼
蓋賢有德者也或曰古者書契編以竹簡文字稀少自候
紙出而鳥獸蟲魚之跡遂至家次戶溢末世滋偽率由於
此或曰由隆古以迄於周六經已具百家之言無論已自
候紙出而載籍充盈俾人人獲睹聖賢心樂於使也則候
之力矣斯數者余皆不足以知之

漢龍亭候蔡公墓碑

楊明盛 邑紳

邑東二十里許舊有漢龍亭候蔡倫墓云邑去古長安遠
絕無古先聖詰藏魄處鄉人耳目第知候墓傳自某某候
封於斯植於斯當時爵於斯若跡邑有候墓不啻如齊柳
下季攏予蚤歲竊心怪之及讀范史宦官傳候與馬稱候
有才學盡心敦慎歷事和安帝中間太后某數犯顏匡弼
得失工諸技藝精巧冠絕一時厭古竹簡創作紙紙成奏
上上稱能如紙類無弗嘉在太后朝封龍亭候食邑三百
戶闕厥封始豈偶然哉候於漢末造繇小黃門起豫參幃
幄經傳象法悉屬監典實足媿漢先中宦祇供玩弄復損
穢帝德如張趙弘石諸人唯是漢事日非而權日益旁落

大慙用除郵鄉基禍候所目擊跡候心事制作甯不亦有
慨於衷而為是王爵天憲藉手銜達漢事有不可不為者
乎迄於今眎漢事何如假令漢盡得敦慎如候不拂其所
為匡弼得失如指諸掌三百戶豈足酬萬一而龍亭眎鄭
鄉又何如漢事造矣予不具述候忠愛等第就今業紙利
益倍昔竹簡綴費什伯俾古文翰得大行不患漫漶學士
家惜纈帛而賤芭蕉想見候明德作者苦心諒必有人謀
天湊之秘种泣鬼號之異垂茲不朽彼宋人三年而一葉
徒恃智巧胡為也最可幸者由來候輩一瞑而後即欲燭
其芳馨不可得而北望五陵消魂煙樹江漢之濱猶然某

候某塚不攢絕豈非候所為心事制作翩翩足述萬禩而
下尚頌說未替也哉在世廟時候塚祠幾泯頰今邑令姚
公王父諱如松為令貳博雅仁愛殫心古蹟邑名勝多所
興復訪候巔末痛松楸烏有加意封植禁一切樵採今公
復再祿於茲念先志不忘若謂功在斯文裡祀舍此族其
誰持請上官捐俸若干絲毫不累民間易置壇宇大興厥
祠嗟呼候之功在萬世而姚公兩世乃有功於候也余不
佞竊揣公悼時感事寓深意焉繫之銘曰此始此終史垂
殷鑒忠愛如候昂霄於漢候如有靈碑滋江千水奠候所

于萬斯年

繼美亭碑

楊明盛 再見

高都姚公在世廟時丞吾泮凡四年以治行高等遷去六十年而公之孫令尹君來知是邦邦之父老皓首扶杖者數十百人迓於郊嘆曰此我姚貳令公之子也已乃跪而持令君衣泣曰老夫自兒時事貳令公今六十年而貳令公之愛之著於諸老人猶一日也今得覩令君猶覩貳令公焉於是令君亦泣而邑之學士大夫遂上書比宋韓忠憲父子知泮州故事議為亭襲美堂左端祀公令君起謝曰大夫其無以予故私予先人忠憲世有令德勳業文章曼絕千古父子繼領郡符閩澤流深宜爾百姓世祀之予

先人何惠之有敢竝聲稱諸大夫遂狀其事曰禮有功烈
於民者則祀之公之清之勤之德之明姑不論論其著者
卽其梳水利而奠民食法訟師而去政梗封龍亭之墓以
報有功崇武安之祀以表節義折彼鄰大吏之虐焰而罷
審編之害何者非功哉泮之民迄於今旣庶而富教而有
禮井井綸綸稱首善於江漢者伊誰之遺耶不祀何以解
諸大夫悲思敢固請以無失古者有功而祀之義令尹君
嘆曰諸大夫旣以先君子為無罪於百姓敢不從大夫之
請以慰諸父老之心於是庶民子來趨事成功作繼美亭
伐石紀事以代峴山碑因命余采其實以詔來者余則安

能知公顧獨觀於公而有感於古今治道人心難易之幾
夫天下之治繫民民繫守令從來遠矣卽漢傳循良吏所
稱述惟守與令如卓魯諸君子可覩已蓋守令位專秩崇
一切鼎革便宜無掣肘若忠憲父子者順風而呼據其勢
易易耳乃丞則上臨大府中制強兄比鄰接壤者又往往
挾氣焰持短長稱難展布公獨不嚙不滴不激不隨治冠
當時名流後世今六十年而父老尚悲思祀之則政之感
人心深矣感至於心斯古今一轍而公更操其難者豈韓
父子可同日語故曰吾觀於公而知古今治道人心難易
之幾也夫公既先其難以政治繫泮父老之思令尹君又

何愛緒餘不竟其易者日漸摩泮子弟益趨於善以成必
世之仁上承先德遠紹賢躅炳炳如日昭於秦晉斯又漢
世卓魯諸子所缺者余尚記後厓許公虛齋馬公為余道
公生平剛方直毅待除選部時靈寶許襄毅公為太宰世
與公稱姻婭少姪阿華撫立致公竟除邑丞及以治行晉
通渭襄毅公方秉銓政大計天下吏公竟掛冠去嗟嗟公
之可紀者甯獨政哉甯獨政哉公名如松字邦壽號鹽溪
安邑歲貢士令君名誠立字惟一與余同舉乙未進士馬
公名崇謙字子益丁丑進士萬歷戊寅中令吾邑公外孫
許公名憫字文夫嘉靖乙丑進士萬歷辛巳中守漢中襄

毅公孫公從表侄令尹君丈人行治行各具本傳中於
泮有功德余俱師事之故備書

魁星樓碑

王一魁 邑紳

余聞天以星辰為文覽天文志斗罡七星位之四為魁則
斗為天之樞而文其至也學者景仰北斗舊矣以故後世
學宮違違魁樓特起若曰文明是象云我邑儒學改建自
嘉靖庚寅殆三遷於茲近雖科第相仍甲午後稍有利鈍
說者咸謂形勝宜亟圖而魁樓則議而未舉也迨我張公
以名進士領篆至邑甫下車謁先聖同學博士諸弟子員
指點形勝公即知於青龍不振而東壁未通也與解青鳥

之意也是為記公諱以謙別號益吾河南洛陽人登乙未進士

土門賈峪二堰碑

李喬岱

瀟水上游去邑城可十里許斗折蛇行連滙三堰獨土門堰沙礫善潰又橫當賈峪之衝先是第用樹杪沙石權宜修葺一經驟雨狂瀾深決埽無一存灌溉不給歲以為常禹都姚侯至問弊於民顧瞻咨嗟遂議修石堰為久遠計排衆論持獨斷因捐俸金百餘助民興作推去沙石巨石為底上累條石塗以石灰檄幕史趙公璧日董其役夙夜拮据殫厥心力候三日間一巡犒馬起乙巳正月逾年三

月工竣高可及肩長則互河其下流處預防衝激多置圓石木攔其外賈峪中流留龍口一十二丈漸低其牛以洩漲流款致堅密而官不辭勞役不告疲諸父老懽呼踴躍相語道路謂候不一勞吾不永逸今而後灤水不涸則石堰不朽以余亦得食堰之毛者且職在文墨請記巔末嗚呼書紀禹功小及畎澮茲堰經幾千百餘年及營石為之實自今伊始况候已上膺誥命行補諫銓漸陟政府他日掀揭事業要亦興於此蓋可忽乎哉後之來者睹候之堰企候之功尚其謹視而嗣葺之以永其利於無窮云

創建魁樓碑

李喬岱

漢中東南越二百里而遙則屬西鄉北屏秦嶽南障巴嶺
水溪洋川環流如帶蓋稱巖邑云明興以文教新寓內三
秦豪傑士咸蔚然奮興西邑科名寥落冠蓋不數數見也
邑博士弟子每謂堪興家云學址宜於巽方有所建豎巍
哉其勢以聯秀氣矣辛亥秋學博李世芳毅然倡義俾賢
序之東南豎魁樓焉會令君徐來聘捧檄蒞任謁廟之夕
夢有緋衣高冠者語曰西鄉文運且開賢序東樓宜建也
令君訝而神之遂捐奉緡通告里之紳衿捐資各有差戾
材鳩工竣事焉及秋楊生學程果以毛詩冠本房聲隆隆
起徐君過洋謁余口其事詎為奇異也余曰君知楊孝廉

即童時就學余家塾弱冠為諸生食公餼每當事較藝輒
冠軍人傑地靈遺言可攷然不有斯之鼎建楊生將不能
躬自奮興乎隨楊孝廉造余請記勒諸石余曰是舉也今
長學博晰厥務矣銳謀新構力覩功成甯直垂諸士發跡
之標的殆得鼓舞豪傑之機權乎夫士之爭進取也猶兵
之決勝也兵有法有畫有法有畫則志定不疑氣充不
餒有不戰戰必勝西邑士夙徂習俗未步闡中先心疑氣
餒則激昂奮迅之機微故藉堪輿家言風士類而振人文
若樹之幟示之餒則定其志令不疑充其氣使不餒夫登
高而望目非加明順風而呼聲非加疾所及者遠所因者

使也昔田單借神師以勵士氣乃一鼓破燕王竄借冰堅
以定衆心一渡興漢噫余益信是舉也得鼓舞豪傑之機
權也西邑士從此志愈定氣愈充科第文物日彬彬盛而
名卿碩輔雲仍蟬聯則候與學博功德豈不共巍樓俱不
朽哉是為記

重建觀音閣碑

李喬岱

漢郡闕以南一大會也羣山環抱江漢合流天台生擁籠
蓋面迎中梁斜枕其間水色山光蔭然輝映韞秀毓靈宜
無出於此惟是東南之隅地勢漸下龍脈伏焉堪輿家曰
地脈欲長否則索莫基欲厚否則陂文峰欲聳否則替茲

地祖鳳凰以宅吉據華陽之上遊無以加矣然欲壯左臂
之層岑發扶輿之秀氣則增高益卑待乎其人異方一面
其象為風極順之義也宜崇以樓閣助順彰明以法靈曜
惟是郡伯王公然之慮事度材鳩工董役捐稍廩若干金
以首事焉湫者隘者蕪而築之豎為一閣疏為通衢直達
雉堞之上共文昌而拱揖偕漢臺以連蕙為極者三閣之
後翼以殿三楹登是閣也金碧交映色相呈輝憑覽河山
如屏如帶顏其額曰龍頭觀音閣巋然矗然文峰挺峙天
柱高撐不亦斯郡之巨麗也哉既落成郡之人奔走駭矚
喟然曰吾漢安得有此聿觀我公畢慮殫精培植風氣學

宮有闕試院有扞而又建危閣以引回龍造福於漢人至
矣僉曰此盛舉也礮石而屬余記之余惟西方之聖有圓
通大士其名曰觀世音又名曰觀自在眷屬則父事阿彌
陀而弟蓄得六勢其燦如羅首母陀羅臂清靜寶目則皆
八萬四千其化身則百千萬億其應度則無垓無邊恆河
沙界而獨於最下五濁惡世所謂閻浮提者為至切則夫
五濁惡世故大士之所最悲憫而迫欲拯援之者也我公
初建此閣寔是扶教弘文培風聚脈為一方福利毋亦曰
菩薩假名也西方假地也天堂地獄假象也夫以吾郡之
一隅于佛事至猥小耳然使闡提之衆因而有所提策振

怠而為警破慳而為施閭左豎金錢粟帛不去而之狹耶
改博陸游治鬪訟之業而販善地者非一未法之一助也
耶又有言郡治迄炎漢及今其勢盤紆若龍而茲閣為之
頭不亦大有利哉是役也經始於甲寅之三月閱月之工
竣王公董其成郡丞杜公邦棟別駕謝公明寵司理鄭公
獻時相與協而相之而閣後一區則州邑大夫受指於王
公而共濟其事如南鄭令李公良棟甯羗熊公嶽秀襄城
辛公敏道城固馬公中騏泮邑左公立功西鄉何公憲鳳
邑王公揆疇沔邑鄒公魴畧陽申公如墳皆有一贊功者
也

六言城隍廟碑

福國令

廟祀神明有自來矣昔舜受堯禪武王伐商皆望於山川
徧於羣神蓋以嶽瀆功在衛國福民則祀之也宜也我朝
大明受命稽古祀神必建廟寢匪但崇祀嶽瀆通天下郡
邑皆廟祀城隍者以其功在捍衛宜報之也或追錄有功
於是土者為之亦禮以義起之意也顧他郡邑城隍或有
姓氏若洋縣則古碑泯沒無由而考諒神當日必澤被當
時功昭海宇有不可勝紀者蓋生為英傑沒為明神其耿
耿精靈輔國福民廟庭享祀同天地之悠久厥有由然俗
傳八月朔二日乃其睿誕之辰邑民恆於是月日奉祀愈

虔祭以清酒維羊維豕用享虔恪闔邑士大夫莫不肅衣
而拜然舊有廟卑隘況無兩廡儀門闕然不足以稱崇祀之
意幸縣令北直隸鹽山韓候文謁廟嘆曰凡祀神必皆加
謹嚴若斯卑隘其可乎哉迺命道士王道仙劉道元革舊
鼎新仍令其勸募以助不逮新廟既成輪奐倍昔丹楹刻
桷山節藻梲煥然赫然旋增兩廡儀門坊門垣四周俱高
且固寢後擴地八畝奇廟壁亦繪神像兩廡又肖六曹十
四司門外左仍蓋道室三間士庶來觀者無不顧瞻起敬
也是廟自韓候重修雨暘隨禱而應旱潦疫癘不作五穀
六畜繁茂人愈給足乃屬文以紀其事夫治民事神固令

所當為者然必其人讀書明理而後能盡其道今韓侯有學有行則其於此固有合於義理之當然者是故可書也

漢關公廟碑

李遇知

今寓內上首自天子后王君公下暨眈黎紅女嬰孺靡不
懷心瞻崇武安王神云自巨而郡會暨郡州邑相錯如繡
及遠而魑結輿僻之鄉靡不構祠崇奉武安王神云吾泮
隸梁雍北屏晉則神庠鄉也南障蜀則神撫土也家有繪
祠村有賽祠而規模宏敞樹境內觀瞻無若邑城東廟祠
其創建由始無攷歲久則圯民間風澆物詘相生沿視莫
能更新昭不朽歲庚戌左令君蒞任銳意牧民政修事舉

越次年因水旱禱過神祠慨心廟貌傾圮輒謀更新之遂捐奉緡擇厯居耆義督工仍風市居緡紳及諸尚義稍捐助共襄盛舉於是壬子春之孟庀材經始越秋之季工乃竣南向有門入則樹九柱楔坊稱一時華構循而入則兩廡各三楹俱新創上有正殿獻殿雖仍舊貫稍潤色之而境內伏臘趨踰肩摩鼓擊動色改觀矣諸父老拜手颺言曰是左令君之賜也囑余一言以勒之石余曰闕公初起應募埽黃巾若敗葉馘良梟德若承蝸縛禁若繫鼠復七軍若淹蠃其跳盪摧拉之雄武夫人而能狀之間闕萬死跡故主於一錐莫立之地力抗漢賊扶炎燼於一綫未盡

之息其孤忠亮節未人而能言之公之歿威靈著於遠邇
卹大災捍大患於世恆著夫人而能頌之曷足以盡神噫
巍乎天地之火也皓乎日月之明也雄而峙者山不舍晝
夜而流者川孰非靈耶而闕公神靈赫赫在世天地若以
大日月若以明山若以之雄水若以之不舍晝夜耶聖人
論鬼神曰誠之不可掩蓋鬼神之靈載於人心之靈撐大
塊而貫萬古治民事神道固相須摠一誠也今君為政百
廢俱新庶績其凝茲特記肅神一端爾令君左姓諱立功
號性餘山西平陽府洪洞縣人由鄉進士初授三原儒學
教諭擢任令泮邑云

邑庠司訓廬先生去思碑

李遇知

先生司訓武康三年矣諸文學侍側見非準繩規矩弗言非準繩規矩弗行則動色相戒曰先生古人也已而有疑之者曰好名人也余曰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卽好名亦何損於先生乃先生介持清慎終始如一則又動色相戒曰誠古人非好名人也先生譽望隆將喬轉使乞休去又有疑之曰好名人也已而諸弟子員諸縉紳以及令而守而藩司而臬司一留再留三留之而不可得一介行李飄然西向又動色相戒曰漢書極稱二疏賢而工畫者圖其迹韓退之且序以送楊巨源千古而下抑何寥寥先生誠

古人也於是都人士欲以半叔一片石識先生德教屬不
任執筆之役余曰國家三試明經俾之振鐸所以待明經
者不薄蓋祥麟瑞鳳羽翼文明於是出焉而往往自薄之
大都謂官卑齒邁日暮途窮苟升斗私吾妻孥安所為哉
於是堂上鐘鼓呼諸生揖弗來者弗詰也諸生腆物來者
禮之弗來者恕之業之勤惰弗察也監司眎學者至入其
室寂然不聞絃誦閱其人驚然揖讓不就班列考其程課
謾不釐斂允若是出處亦奚賴焉先生湛然其心明白正
大而無所回互潏然其行近裏著已而不事炫燿其量如
千頃之波澄之不清滂之不濁而無有畛域循循然其教

如春風化雨繩以義濡以恩而絕無爾我彼此之迹是故
東修伏臘歲時菽水之敬其貧不舉火者弗受也其富稍
後時絕弗問也其困窮通融稱貸者不吝俸金絕不問子
母也嘗語人曰我輩何必侈談古人但行古人之行即古
人矣故先生立言立德砥柱迴瀾見古人之任敦厚周慎
坦夷樂易見古人之和而掛冠拂衣褰裳納履一切問餽
少不憚於衷者力為謝絕若惟恐毫髮點染見古人之清
故曰先生古人也百世之師何分出處皆世道所賴以不
墜者也先生先世歷有宦蹟歷以清操賦歸去來歿而祀
於社而先生有汗血龍種一株靈樁談經過鯉世德之報

甯有既哉予不佞不能為吾庠延吾師於涇臯於以起敝
維風而又不能張大先生之行事於其行也援筆而為之
記若曰為先生文之則吾豈敢

重建開國侯廟碑

陳鼎

夫神人一也蓋神不言而善應有感而遂通原始反初故
有幽明之說其體物而不遺亦未外乎人者也不然則神
何以顯其靈人何以感其休哉洋邑西一舍許池南村有
神祠祀開國侯者侯鳳翔天興人也楊姓從義名子和其
字也維神系緒遠矣自東漢太尉震起於關西以清白遺
子孫奕世戴德代不乏人侯也紹祖遺風奮乎有宋累成

勳績位至於候父仲芳母高氏累贈大夫碩人夫人累贈封令人子八人孫男十一人曾孫男三人元孫男二人皆任大夫郎官女十人孫女十七人曾孫女三人亦適大夫郎官爵封三代貴給滿門候年逾七十自嘆曰吾奮身畎畝荷國恩寵誓欲捐軀以效尺寸力所不逮勉強而不可得矣會主帥解嚴西歸田里其請甚確主帥以候精力未衰止聽解兵職遂辟知龍州又知文州復知泮州尤以愛民為本初泮州有楊填堰等八堰久廢不治候皆再葺之溉田五千餘頃復稅五千餘石又增營四十四屯公私以濟乾道五年二月十八日以候終於所居之正寢享年七

十有八葬於城固縣安樂鄉水北村生祠之側朝廷雅聞
侯德命立祠崇祀以迄於今池南村舊有行祠經年血食
惠及於民日久殿宇摧殘砌壘頽毀近年以來是處水利
灌溉不周民擾稅祖艱於貢賦然此何莫非神祠所不寧
也適有堰長劉洪廟祝封有才等與衆議曰水之源脈根
於楊侯行祠敝壞寶負於河可不修飾以答神休欲為之
不得躊躇間蒙邑侯崔公抱經濟之材備不世之德來宰
是邑首以敬神恤民為本興利除害為念洪等赴告其詳
公就委洪鳩工聚材命匠經營廣其基址大其規模既勤
於樸斲復繪於丹青工未已水利大通民被其澤靡不懽

心非神不言而善應有感而遂通崔公敬神恤民之驗歟
今既復完索予以神之丕績勒諸堅珉俾百世之後民知
有以戴神之庥而神亦有無窮之錫顧予陋未足以侈神
之盛德再辭弗獲故勉為之考候以數百孤軍出重圍不
測之地親從吳氏伯仲挫乘勝方張之氣堰楊堰以惠梁
洋之民復啟闢以壯川蜀之勢起匹夫之微而爵通候
之貴勤勞百戰而享乎二千石之榮明哲保身以功名始
終光前裕後而斯民蒙惠蓋鮮有能出乎候之右者也異
時戴在盟府繪像血食一方祀必百世其誰不宜崔公敬
神恤民重建之德亦耿耿而不磨矣若富民耆士常捐財

助並書於碑

重修五雲宮碑

明
失名

有修斯有紀有修而不紀後之人莫知觀感則傲而修之
矣此君子之心必欲刻之堅珉垂諸永久俾人目擊其事
亦皆有所感發興起其同然之善心而重修焉矣時有仙
林道士葉崇德曰予縣治東南隅有宮五雲所奉之神正
直靈佑忠顯通慧王神極靈異觀諸古碑可攷而知神張
姓諱嘉字伯遠漢天師七世孫仙裔也李唐天寶元年五
月五日降生於南宜州張公名緩家母盧氏誕之辰異香
浹目自稚嗜儒術尚節義至遊長安友李泌同處穎宮博

誦群書時年十有五也偶值唐肅宗舉兵討祿山之叛布
衣上書屢有戰功補參軍事迨從李泌平南賊百戰餘有
制勝之志無怯縮之心上因功烈蓋世錫宰雲居神秉心
正直宰治是邑視民如子撫綏甚厚舉得其歡心則神之
忠在國家而惠及於民矣惜于為宰未幾天不假年二十
三而終於官然神不啻生而靈異既著威靈於雲居一邑
人立祠祀之時復顯神迹於空中與李泌使者語奈何五
代擾攘祀禮廢嗇繼遇義忠禪師自吳入蜀其神現影因
得至於洋川忽一日荷上帝命神又錫以神職俾久享祀
梁洋則神既棲於洋而其耿耿精靈或不能外於洋自是

以來靈異屢顯四方之民歲或旱潦疫癘雨暘隨禱而應
疾厲不作於是鄉人達之有司有司述其功頌靈異聞於
大元則重其功嘉其異封是王爵則神之為神有自來矣
然其廟殿闕宮有仙寶寶放放翬飛樓閣鱗砌堦墀正殿
之前則有獻殿去獻殿前十四步許則拱陽門正殿之後
則有過殿續後則普光殿是殿後則有雲居殿左右廡轉
廊俱五十四間前接拱陽門後續普光殿左廡列正殿南
沿廡則有救苦殿暨祈嗣藥王桂籍諸殿右廡列正殿北
沿廡則有斬嗣殿暨護道靈官作樂進膳諸殿拱陽門左
右則皆有殿前有五雲樓層三高百尺凌摩霄漢上今有

時禮部尚書漢經謁詩五雲樓前四十五步許則有三門
廁有左右且門正殿左右丹墀暨樓前甬道左右翠松百
餘株春滿四時宮牆外北有道會司暨諸道院周圍常住
地六十畝有奇歲月既深殿廡亦老正殿門外左右二將
貌像衣鎧剝脫不足稱民崇祀之誠吾於是敬發丹誠捐
已資仍募富家以助其不給繪畫則託諸丹青補剝則委
諸塑匠至若補椽瓦朽脫則又因能信任也二將貌像衣
鎧則飾金施采殿廡梁楹則易腐以新椽瓦則因圯致復
牆壁則因廢致興左廡則繪神出像鑾駕暨諸將形右廡
則有神人像車輦及諸將容殿廡旅楹則皆漆飾丹硃由

是廟貌深遠清靜神像儼然動人敬畏奉承己亥春正月
興工冬十一月訖工事畢久之乃來屬文為記予竊謂德
盛者必享乎無窮之祀澤遠者必垂乎無疆之依彼神之
生也其靈異如日之麗天神之歿也其靈異如水之行地
忠奮於一時而暴名於萬世功施於李唐而褒封於大元
顯神於空中而錫職於上帝身殞於雲居而血食於是邦
神之靈異不可度思則神之名不待祠而顯神之心不待
記而明是蓋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同其光則廟貌崢嶸
享祀無窮與天地同悠久無疆宜矣豈有有其功德而不享
其報者乎崇德之重修如是後之居乎是邦者必將有事

於廟有事於廟者必將有考於碑其尚知所勉焉謹記

修天甯寺橋碑

翟四隅

天甯寺水勢夾隘源出北山南入於漢橫截舊官道若帶
為害甚重嘉靖十五六年間水匝寺旁橋規制甚偉故老
猶及見之但不知所自始今寺前故蹟猶在也已而有淘
人引水以東水漸東行越數年注於東距故址百步有奇
龍泉翟公移舊橋補葺成新蓋嘉靖二十年間也僅四十
年後水存橋去僧水齋募修石砌兩岸覆以大木已而木
槽朽壞化為烏有矣數年來人由水中行春冬水落后出
可超距而過夏秋之季怒濤萬狀人畏之裹足不敢蹈余

與新亭周君昕嘗月夜緩步樸索布置其間知非新亭不
可新亭以力自任任事之日忘者出周君感焉適邑曹候
過之見廢圯狀不勝于悒僧洪亮以募疏進閱終篇而喜
卽捐鍰付新亭更勸之速成新亭於是急如其家治如其
疴勑事於天啟二年之春三年十月落成雖余亦殫力然
捐貲者亦不一人而告其成者周君成其美者曹候也夫
水之西而東東復西橋之興而廢廢復興事之成敗良有
以噫嘻一日之內風波不定何況數十年後洪濤白浪之
為平疇撫原也平疇撫原之復為洪濤白浪也事何可知
第願志士仁人於衰草寒煙中拾其遺跡尚念之復之也

重修開明寺碑

楊 禧

開明禪寺泮之古刹也肇建於宋之端平間元之慶元元年曾撥賜常住田三百四十畝有碑可據屢毀於兵火田亦湮沒洪武三年重搆而新之奈何物更則弊歲久則化自如治年來風雨飄零日就朽敗宗其教者率委靡奪氣正德間寺僧心諭仰而嘆曰茲寺之設雖曰僧會司實為歷代朝賀習儀計也顧茲頹頹是昧嗚呼之義而於佛門所謂上報君王者果何自而展耶遂請於護印住持機鑑發願心修理鑑曰此吾意也好為之乃罄所有以經營第力不能給繼而募緣檀樾引進充費分錢寸帛不敢私用

鳩工召梓土木並興於正殿並伽藍祖師殿以及禪林門
坊梁棟之傾欹者正之朽腐者易之筒瓦飛簷龍腰鯨首
一一增飭無火歟缺先是殿中古佛伽藍等神並門下護
法天王一多圯毀至是悉皆莊嚴如故壁間羅漢重施彩
色儼若生存殿前有古塔規制雄偉亦因世代變遷而上
下孰瓦脫落塔中畫像剝蝕亦皆化而為新勦堊朱漆舉
以法故但見金碧輝煌丹青炳煥而畫棟飛雲高塔挿漢
廣厦長廊晨鐘暮鼓真可以壯禪林之美觀允稱百官鳴
珂習禮之勝地矣嗟夫僧家者流自謀者多而於所謂君
親視若膜外者有之以故莫逃公議有如韓昌黎傳辯之

所云者矣心論乃能邈原建寺之本意而知君父之當先
慨然以修理為己任機鑑聞其言而契於心遂從而規畫
責成之是皆墨名儒行而可嘉尚也已後之祝髮者果能
與之同志嗣而葺之庶此剝之增重有隆無替而益出於
尋常萬萬也其翻蓋正殿在正德二年迺遷興工始於癸
酉而告成於乙亥之春云

創建錫印庵碑

李爾振

蓋聞梵教垂覺悟之旨禪宗啟皈依之門麗象開圖蔭曇
華於下土紗香結篆移寶樹於高天一龕遙映半偈朗宣
豁羣心之迷筏乘彼岸新初地之願堂煥叢林誠敬伸乎

莖草莊嚴見以崛山佛國可觀衣珠每尋法喻鷲峰當瞻
功力匪等河沙矢許各具全盟自同要之利我利人總云
慈悲之舉故爾因心因性實示華藏之傳樂城迤西博望
遺垞地衍而境奧壤腴而澤洪平楚鄰淨蓮之區域崇陵
對宸翰之天章匹夫匹婦徧為踴躍含識含知均在提醒
晨鐘暮鼓挹爽氣於金風月課時修報深恩於釋典靈花
燄吐龍燭忍草根滋瑤宮椽題蠹漢檐宇拂雲爽塏弘敞
洞曲翼張不煩人貲畢殫已工積磨礪於歲月表鼎峙於
龍神者饒君巷遇幼習究鄒之業壯追豐蒨之名期父母
於安全冀和好於兄弟感次星臺之兆夢久存玉璐之虞

陳遂欲割宅期完隱衷供賦辨芻稽未卒給治墳畢累始
營克襄遡勤劬於拮据善築建於籌畫曹谿掬水知香立
開寶勝祇舍布金作界頓豎精藍現身得度不宰官而長
者禮足自言奉天竺以頭陀道根永固名翼常飛元配左
氏齋戒允持贊助功德米鹽能施佐成福田良由艱苦於
蚤歲思締亨昌於後昆戴笄而種果超倫以除愆鹿門之
隱得婦彌光吳市之僞相夫有道所謂雞鳴視旦雅稱風
雨同心今於饒君見之雙玉英發兩奇競上長子生員銳
雪夜火天罔憚寒暑仲子生員鐘風朝雨夕備受瘁勞志
親之志事親之事又將以萃歡丞
溥其闢土樹基

也智德福人生於西方吉祥善事多於西隅如饒君捨弗
悵進弗輟二子勤益力行益堅騏驎孫子桂蘭本支濟美
子踵芳哉仁成其德性茂其源一門之綿遠一堂之具慶
是知錫廣印長當必積厚流深奕世克昌高閣咸祝佛從
人祈人膺佛惠菴著錫印永錫祚肩矣正殿三楹於康熙
二年十一月初二日子時子山午向中奉阿彌陀佛集香
為體而塗之金二翼續起東西各三楹是為僧室門內為
尊天堂三楹堂後中半奉尊天前半奉協天帝旁仍為僧
室又續二翼而起鎮山衛法寶式賴之門屏牆垣先殿而
成有額有聯事詳載秦通志中又范銅為供爐一餅二計

重一百勛菴址三畝周圍樹以松桂榆柏百餘株工始於
康熙二年十一月初三日工落於康熙六年正月十九日
凡五越春秋耳庵延僧普潤等焚修於其內予田十畝地
二坵為醴粥資惟願汎埽滋漑塵墀草木藉佛日而恆輝
持法輪以不毀紀其終始書其歲月勒之貞珉昭茲來許
云

修天甯寺橋碑

國朝 吉允迪

橋繼成於明之天啟癸亥僅十數年至崇禎庚午以水暴
發遂毀行人稱苦時金戈纒連不遑問徒杠輿梁也及順
治定鼎又越甲子人民既集邨里漸復曩構橋周君諱應

瑞冢子茂才命新合衆謀而新之貽穀克承志良足嘉哉
見僧董厥事立化主走募四方峻山邃谷咸起善心蓋謂
父子濟美因以濟涉橋之功不易雖一大洞而高踰幾尋
丈澗又相倍石維甃砌磚在甃甃基不厚則倏起倏落之
豁澗從之漬以潰焉制不敞則可橫可直之雪浪從之衝
以陷焉是舉引用廣庸宜忽乎人樂施予共駕采虹始於
順治十二年二月竣於順治十四年十月又擇橋東墘墘
之地葺佛菴居僧前為殿奉三元聖像及惠庇橋梁衆神
屋兩進各三楹址約晦餘高垣朱壁擴前人之所未有隨
緣諸信應列名貞珉垂之永久會茂才命新談笑遽卒議

者弗解余以周君拮据靡遺纖力心血幾何能堪過役雖然吉人為善孜孜不足未竟其身世在必昌茂才兩子憲忠亦蜚聲藝苑痛父之齋志賦玉樓也情字相茂才王景通求余作橋記余不謝不敏乃執筆記曰橋舊有碣澤梁之載政非草野事也草野而補政之所需直作度人波羅因緣耳慎定斯心福田苦海矣矧溯河源不百里計河漲不終日拏舟艱施褰衣艱涉盈盈東流悵望何及求伊人於蒹葭見漣漪之檀輻此固時之窮也爰有篤惠憫茲崩缺再造千涯世德作求余意水之緣結於周君而周君之緣結於眾中以洎行人也但願江不溢而上河不滯而漚

順彼安流無崇億萬斯年河也衍不已之澤橋也種無漏
之因奚必後人之不臨橋興感橋其籍後人之永奠也哉
周君殞於是周君生於是已周君雨子何憾風木耶余率
書以付周君卽作碑記

張公德政碑

黃玉鉉

晉陵張公之蒞吾洋也蓋九年矣洋人依公者素服公者
誠家戶戶祝之不能盡思勒石以誌其德而願未逮歲丁
卯豫章謝候以菽苑名家知今邑事候至誠惻怛經濟本諸
性情宣聖所稱學道愛人之君子也甫下車卽聽公之庶
明為九郡第一而倚如左右手是年秋七月候以入闈校

士詣長安縣治付公代理公心候之心行候之行洋人俛
首嘆曰吾儕自庚申恢疆以來禁旅屯集凶荒饑饉雜然
浮臻千瘡百孔渾體疋羸醫者剜補無從解有不隔膜視
之者我公佐治九年飲冰茹藥不索民間片鱗不敢攝小
民一粒一粟民有飢寒疾苦則惻然泣下不啻痲瘋之切
於肌膚幾為捐粟賑濟必期飽其果然之腹而後已民有
以訟入庭概弗準更勸且慰之歡然如一父之子家庭爾
汝焉有來上件之批發則披卻導窾無三思無再宿猾吏
膠拳裹足而不敢奸公之一顰一笑其他禮士唯謹御下
唯和司會計則革羨耗代催徵則省刑罰種種及民善政

數而稱之不足以盡指臚而記之不足以盡石尤大而切
遠而芳者公專司水務水之利利在堰田如溢水如二郎
三郎公莫不經理而督修之而功之最鉅者為楊填樂城
橫截上流洋畝下且遙公年年開之導之暑不張蓋寒不
擁爐上下數十里往來徒步於峻坎深隧之間不言勞一
貧徹骨自備米薪以日供於用不言苦水之患患在陸野
如白楊灣如貫溪鋪如龍泉以下秋潦水漲無歲無災公
莫不親歷而濬治之而害之永除者則在東郊以外其渠
上接堰口下通大江筵亦時加挑修然不得其法與不得
其人則時修時淤每逢暴溢萬頃茫然民其立沼矣公親

詣勘驗目擊心傷張示於衆令寬五尺深其尺加往功一
倍不及式者法無貸挑至左氏村從生員白斗垣等之議
新開一渠以接二渠之水入於江自今以往創者勞於前
守者常能繼於後窪下成高壤矣滂波狂瀾莫復為梗矣
輓輸不苦無資矣代治雨月渠竣數期公心候之心行候
之行公與候之功不在一時而在百世公與候之德不僅
及身而積孫子矣泮人士用是屬余序列其事伐石書以
代俎豆公諱仕憲號簡碩係江南蘇州府長州縣人

城泮兩縣分修水利碑

滕天綬

昔王元翰先生續文獻通考載明嘉靖中汪鉉奏云丘濬

有言井田之制雖不可行溝洫之制則不可廢誠確論也夫秦鄭國開浚水為渠溉瀉鹵之地四萬餘頃關中遂為沃壤其迹可做而行也如勅陝西撫臣相地之宜某水可導某水可疏其導之也或為洫其疏之也或為遂或為渚因地勢高下或為防以止水或為澮以瀉水或當為陂或當為堰因時制宜三年之後必有成效云漢南諸屬之各有堰也始於秦漢迄於明留心水利者蓋非一人亦非一日矣惟是邑既分疆民遂惜力如彼楊填之水城固洋縣所並用者城固去洋填也近洋縣去楊填也遠澧水之工城三洋七奉有往例而丁家洞至鵝兒堰城固資其水者

便洋縣欲以其工全諉之城固城固則曰我之用水也十
分之三耳安得獨勞我為由是紛紛訟端起矣余與是邦
城與洋視水為二余視城與洋水則為一於是親履其所
集城與洋之令尉諭城洋之民既有重輕遠近議分議合
而僉悅服矣又於丁家洞至長嶺溝酌其勞逸使城為主
而洋為客分濬分挑城不獨勞洋不獨逸主客互用彼此
相協而楊填波流遂直注於謝村之橋見夫城洋兩岸溝澮
皆盈隰畛俱潤依滕穿壑莫不交浥也城洋兩地主伯俶
載婦子噲餉有黍有稌與與翼翼也僉謂比年來水未有
今之足且沃也余顧而樂之呼民而告誡之曰夫天不愛

寶故壻河水自太白山流經城固北爾民得利其利向使
壻水別流堰又不立民其如水何爾乃各惜其力置楊填
於不問任其壅阻遏抑稿爾禾稼亦愚矣哉天不惜水源
官不惜籌慮民其惜力以違天心違上意可乎不可乎今
已供厥用劑厥力吾民其永遵厥令而保此水也況今聖
天子為天下蓄泄大河數遣大臣往勘至于再至于三我
漢南遠在疆界莫非王土曷敢有佚厥志利人之所害害
人之所利乎今而後毋惜已力以答天心受水德順上令
如茨如梁有倉有廩上輸天庾下盈百室予其大慶汝否
則惰厥力弗公厥心由水去留各以秦越人相視予則大

罰汝謂予不信汝其問諸水濱

今列城固縣洋縣印捕各官會同公定挑修杆數如左楊
填堰以下自幫河堰起至鵝兒堰止共計一千二百八十
八杆內幫河堰至丁家洞四百杆城固縣挑修一百二十
杆洋縣挑修二百八十杆長嶺溝至鵝兒堰六十三杆城
固縣挑修一十八杆九尺洋縣挑修四十四杆一尺續議
定丁家洞起至長嶺溝止共計八百二十五杆城固縣於
放水洞口附渠切近洋縣離渠頗遠分定城固民挑五百
四十五杆洋民挑二百八十杆杆長一丈

漢中守滕公勸民冬水灌田種麥碑 鄒 溶

月令孟夏麥秋至夏也何名之以秋蓋百穀皆成於秋惟
麥成於夏故曰麥秋江淮兗豫間納稼後皆藝麥洎乎麥
實刈之而後播穀一歲如有二秋云漢洋之民異是以原
則麥以田則稻是以歲止一秋而民日以蹙夫天與人以
時人不知乘地與人以利人不知因是負天地也蚩氓昧
焉不得哲人導之其負天地也歷幾千百年而莫之覺大
夫滕公哲人也來守漢郡孜孜以民事為亟先是漢之畎
畝皆滋堰渠以灌溉久而有湮廢者公督吏輯治淤者疏
之圯者築之堰制以復仍令歲修以防其潰民胥賴焉然
而堰渠所及之田自冬阻春皆為壙土民不知其可麥公

曰何不藝民曰冬月渠水涸厥田龜坼其何能麥公笑曰
匪伊渠涸人自涸之耳爾僅及春一濬為稻計苟能及秋
再濬則冬水且汨汨而不竭矧漢南氣燠無堅冰冬水澗
活無不可灌者若之何其不麥民從之果驗於是始知歲
有兩秋而民日以裕昔召信臣為南陽守於穰縣南六十
里造鉗盧陂累石為隄旁開六石門以節水勢用廣溉灌
歲歲增多人得其秋後杜詩復修其業時有召父杜母之
歌今滕公乘天時因地利發前人所未發以粒我蒸民從
此飲和食德頌聲與水俱長者洵與古名臣若合符節也
哲人之貽澤大矣哉惟是庸人好逸而惡勞向之堰渠歲

一瀆情者猶或憚之姦者猶或格之茲為麥計而歲再瀆
罔知勞之所以惠之也保母情者姦者不流於憚且格乎
若然則仍無麥而負天地且負滕公也邦人士慮之請勒
貞珉以垂永久俾千百世守之而莫渝是為記
昔康熙三十一年歲次壬申正麥秋之月也

署邑事張公去思碑

張拱乾

嘗讀詩至召南之什有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未嘗不反
覆流連信德化入人之深感發於不自己有如斯也三代
而後罕有其儔求之今日按召南之芳躅以實心行實政
而勤宣令德懷保小民惟我張公為最著公任洋邑代篆

樂城城邑百姓屢際兵荒瘡痍未起其需休養者甚亟公下車剔姦釐弊布愷敷仁凡有利於民者舉之惟恐不先凡有害於民者革之惟恐不速諸如禮賢下士重道崇儒憐老濟貧緩徵減刑委曲以止雉經之訟賞錢以息雀角之爭飭積惡而吏役畏法發現價而行戶沐恩易買營房安恬無擾捐俸截糧追呼不聞蠲除衝荒革去火耗種種善政難以枚舉不半載間士庶樂業遐爾歡舞允矣愷悌君子殆謂是歟今新候胡公蒞任公還洋邑之士庶感之至慕之切欲勒諸石傳之奕禩俾世世子孫思公不得見見石刻如見公焉因囑余為文余謝不敏然亦何敢辭竊

惟德盛者業隆才高者用廣以公之德之才豈區區百里所能限哉方今

聖天子留心史治璽書褒異擢登台輔以仁覆城洋者仁覆天下直公指顧問事也奚俟余言之諳復惟卽公之實心實政德化入人之深以感發於不自己者略述其大端誌諸貞珉庶幾與甘棠之詠後先輝映以垂不朽云公諱仕憲號簡頌江南蘇州府長洲縣籍宜興縣人

修職郎慎思童君德義碑

國朝

宮爾錫

千古賢人君子生氣勃勃常溢宇宙者實由功德之不朽功德在人心而人心感之卽天心可共信之余與益友慎

思童君訂交二十載始晤於京繼宰其邑公正慈惠出處如一癸丑冬間予承乏延邑抱疴幾殆夢君過訪為按脉如疇昔覺即漸愈心焉異之詢諸省垣諸友方知君於夏初已捐館舍夫以君之正已利人歿必為神理也若第以醫論則生前奏效已有神乎神者憶在都門嘗過君寓則白叟黃童羈衣鳩杖紛紛盈門按其來之先後診視立方字必端楷貧者贈以藥亭午方暇饗膳或危殆不能就視則徒步往返不憚煩立方輒應驗不受一錢之酬卽一飯表敬亦必擇有力者始一往愚婉勸曰寒士資斧無多何必卻巨室之餽君曰有誓願焉自壯歲受一山岳公學為

善人之訓又讀程子心存利物與范文正願為良醫之言
竊念一介儒生何力濟世惟精讀岐黃虔製膏丸或與人
有益耳若受人謝儀是以義始而以利終也義利之辨不
明何以學道予又曰君之心佛心也君之手仙手也所立
之方無不中有異術乎君曰歷代名醫著書救世各有所
長亦各有所偏虛心善擇妙悟自生此道大公無私之道
也其赴人之急也勿以貧富生畛域其治人之恙也勿以
親仇分厚薄人人閭閻尤凜嘖笑念念不敢欺神明故積
誠仰格夫神明也吾何力焉余心佩其言今君之鄉人汪
子有源李子吉甫等以君之道誼沐庇有年歿後則靈異

不著既為立捍患之祀並欲樹德義之碑念余籍懷遠君
籍桐城鄉誼至契余宰洋頗無異於民介部曹王總百致
書祈余為文以資傳信其述曰君幼事雙親色養承志葬
祭盡禮為邑矜式是其孝也兄弟三人君居季讓財禦侮
白首無間是其悌也尊師重儒本乎天性受人之託始終
不渝是其信也嚴教子姪居塾伴讀即令嗣願舒屢上公
車君不遠數千里跋涉送試惟恐彼匪之傷是其慈也戚
友後進勤加啟迪稍有不善即法語相規是其直也息訟
排難指不勝屈全人骨肉尤多周至是其厚也歷年施棺
木襄義舉善不勝書即士民中觀感而為善者亦難枚舉

若夫醫疾施藥與余都門所見數十年無少懈仁術救人
指不勝屈以此忍飢以此窘用而君處之裕如又何其仁
哉余素與君善知之稔故略叙之其歿也先知時日無疾
而逝以天理良心遺訓子孫其與釋氏之證菩提果者何
異其貽惠於鄉也夢中錫方沉疴立起聲靈宛在有感卽
通是以誌君功戴君德者援鄉先生祀社之例尊之為神
夫有功德於民者祀之禮也惟功德故神旣神矣愈修其
功德蓋君之存心無時不期夫有益於人者也其技之神
余荷其益於先其神之格余受其拯於後微諸子之請猶
將詳書以備史乘之採矧請即君諱子孝字奉先以字行

改字慎思子任學博 覃恩勅封修職郎既次君懿行並
製迎神之詞俾助祭者誦焉其詞曰灑之水兮清清鐵之
山兮錚錚鍾毓偉人兮有功德於民手拯兮芸芸其人託
命兮蒼生生為君子兮歿為神神之降兮雲帡錫禁方兮
狹耿耿之元精庶萬病兮回春邁橘井兮流馨願常享兮
克誠慰好生兮天心